

(台湾) 玉翎燕

剑底情缘

奇侠玄幻系列丛书



上

新疆人民出版社
玉翎燕作品全集

玉翎燕作品全集之五

劍底情緣

「台灣」玉翎燕
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版权局核定的版权合同登记号:

© 29-99-10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剑底情缘/玉翎燕著. - 乌鲁木齐:新疆人民出版社,1999.12
(玉翎燕作品全集;5)

ISBN 7-228-05488-1

I. 剑… II. 玉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66487 号

剑底情缘(上、下)

玉翎燕 著

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政编码 830001)

陕西安康天宝印务公司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8.25 印张 4 插页 360 千字

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5 000

ISBN 7-228-05488-1/I·2021 (上、下册)定价:29.80 元

新疆人民出版社拥有国内独家出版并销售本著作
中文本的专有出版权,任何单位不得翻印,盗版必究。

读者如发现印、装质量问题,请与印厂联系调换
厂址:陕西安康香溪路 16 号 邮编:725000 电话:0915-3213310

内 容 简 介

龙家寨的大公子龙步云，历时十年，跟武林高人——铁冠真人学得一身好功夫，不料想，十年以后已成为武林中一朵奇葩的龙步云，回到龙家寨时，母亲已不在人世，只留下一封遗书，并要他“不要追查娘的死因”。但龙步云执意要去三山五岳、五湖四海，明查暗访，寻个水落石出。于是他在查清自己的母亲为何无奈之死的原因时，与武林中的少林、武当等门派的掌门人以及众师徒之间发生了一件件错综复杂、曲折感人、扣人心弦、动人心魄的故事。龙步云最终查清了母亲无奈死去所发生的那场不能阻止的悲剧，并与患难之交、剑底情缘的芸姑结为夫妻。

楔子

这年立春比往年都要晚，过了立春就要开始玩灯了。不过天不凑巧，立春刚过，随着就下了一场大雪，一般说来，春雪容易融化，雪花还没有落到地上，就已经化成了水。

可是这一场春雪与往年不同，大雪像鹅毛般的飘下来，足足下了三天三夜：地上的积雪有两尺多深。

“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”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整个世界只剩下一种颜色，在洁白中给人有无比孤寂的感觉。

这种感觉对于正在茫茫一片中赶路的龙步云来说，是最深刻的。

此刻他正骑着高大的麦红骡子，赶往回家的路上。

麦红骡子是十分神骏的，在茫然没有路迹的雪地里，踩着轻快的小碎步，直向前往。原本油光泽润的皮毛，现在湿淋淋地冒着热气，分不清楚是雪花化成了水，还是从身体渗出的汗。

骑上骡背的龙步云一件斗篷、一顶风帽，把人裹得紧紧，露在外面的脸、髭须上都结了碎冰，在风帽的遮掩下，依然看到一张年轻的脸，长眉大眼，挺直的鼻子。此刻冻得红红的，嘴里正呼出如烟的热气。

昨天，在长河镇的客栈里，跟店东谈得很投机，围炉小酌的时候，店东劝他多留两天，等待这场大雪停了，再赶路也不

迟。因为这场历年少见的大风雪，行路不止是辛苦，更是一种危险，一旦迷路，冻死、饿死，都会发生。

龙步云微笑的拒绝了店东的好意。

因为他心里有一个愿望：在正月十六日也就是元宵节后一天，赶回龙家寨。他离开家整整十年了，十年来他从没有忘记这个日子，但是十年来他只有在心中默默地祝祷。今年他在大年夜离开了黄山之阳，他预计半个月的时间，一定可以赶到家，给娘磕头。

因为正月十六，是娘的生日，而今又正是七十大寿。

龙步云并没有向店东说明他必须冒风雪赶路的理由。

第二天一早，店伙计用烧酒拌黄豆，喂饱了那匹麦红骡子。再为龙步云包好了一只鹅肉，外带一只装满烧刀子的葫芦，用无言的微笑，祝福龙步云迎着风雪，踏上归程。

离开龙家寨十年了，十年的岁月，把一个十五、六岁的孩子，变成了英俊挺拔的大男人。麦红骡子是他当年骑着离开龙家寨的，如今神骏依然，一点也没有老态，在积雪中踩碎琼瑶、踢散珠玉，把龙步云逐渐地带近龙家寨。

虽然大雪漫盖了一切，但是沿途的事物，在陌生中又呈现几分熟悉，重回睽别十年的故乡，即将见到久违的亲人，自有一分喜悦，但是，在喜悦中又有一丝丝不安，一种说不出理由的不安，这大概就是近乡情怯吧！

十年前，铁冠真人——一个来历不明的老道，经过龙家寨，看到当时只有十六岁的龙步云，龙家寨二少主，认为是资质极佳的习武材料，要带走跟他习武。他费尽唇舌，都没有办法说服龙家寨的女主人龙夫人。

龙夫人生了一个女儿之后，直到四十多岁才又生了龙步云。晚年得子，那份宠爱不用说是如何的集于一身。龙步云出生不

久，龙家寨的主人龙大先生遽然撒手去世，龙步云成了龙家寨的唯一希望。如今一个陌生的道人要带走龙步云，龙夫人的坚决拒绝心情可以想见。

但是，这个自称铁冠真人的老道，说出一段话，使出最后的一招，动摇了龙夫人。

老道说：“公子已经饱读诗书，满腹文采，如果经过贫道三年五载传授武艺，文武兼备，前途不可限量，将来光宗耀祖，为龙家寨增光，是可以预期的。”

老道语气一变，神情严肃：“公子体质羸弱，如果不经习武锻炼，恐怕将来寿限不永……只要跟贫道习武三年，保证夫人有一位健康强壮的儿子回来承欢膝下。”

这几句话，的确打动了龙夫人的心。

老道又说：“夫人疑虑贫道到底有多少能耐？能否教导公子成为武林中一朵奇葩？”

他一转身，面对门前的一对石狮子，右手一扬，闪电落掌，“叭哒”一声，立即碎石横飞，左边那只青石雕琢的石狮子怀前抱着的一个石球，变成粉碎。

就这样，龙夫人流着眼泪让铁冠真人带走龙步云。

但是，龙夫人站在寨门前大牌楼下，说了几句话：“道爷带小儿去习武，料来我也阻拦不了，不过，小儿步云是龙家寨的命根子，龙家的一脉香烟，就全在他身上，我如今把他交给道爷，是担着龙家血脉重任。但是，我信任道爷，我也期待道爷，三年以后，还我一个健康强壮的儿子。否则，道爷，天理难容！”

铁冠真人闻言呵呵大笑，只说了一句：“请夫人放心！”

就这样飘然带走了龙步云。

没想到这一去就是十年。

十年以后，再回到龙家寨的龙步云，高大、挺拔、英俊、强

壮，从他背上斜背着的一柄古色斑斓的宝剑，更有一分英气逼人。

远远地已经看见龙家寨了，那熟悉的大门牌楼，依然矗立在那里，风雪中，益发突显出这座门楼的昂然。

但是，有一件事让龙步云疑惑与不解的。

大门牌楼没有一点装饰，往年不是这样的。每年的正月十五元宵节，大门牌楼张灯结彩，名曰欢渡上元节，实际上是为第二天龙家寨女主人暖寿。

到了第二天正月十六的正日子，大门牌楼上一定悬挂出一只栩栩如生的龙灯，那不只是代表着龙家寨，还有另一种含义，龙家寨的女主人肖龙。

可是，眼前的龙家寨大门牌，冷冷清清，没有一点装饰，就算是因为大风雪的关系，也不至于冷冷清清到这种地步。

龙步云的大麦红骡子停在大门牌楼下，仰头上望，大门牌楼除了拱斗里残留着泥草狼藉的燕巢，再也没有任何东西。

这是十分不寻常的事。

除非龙家寨发生了大不幸，除非龙家寨的女主人……

龙步云不敢再想下去，一抖缰绳，催动胯下的麦红骡子，冲进大门牌楼。

从大门牌楼到达那他熟悉的大门，隔着一个大广场，约有一箭之地。麦红骡子很快冲到门前，自然停住。大风雪天气，大门紧闭是正常的，积雪的盖覆之下，左边那只石狮子颌下抱着那只石球，没有修补，残破依然。平日门的两边总是斜摆着两条长板凳，坐着聊天的管家，磕着旱烟袋，聊不完的天南地北，这些熟悉的景象，代表着龙家寨的气势和传统，如今，这一切似乎都不存在了，连那两条挨过多少岁月的长板凳都不见了。连带地那两扇厚实的黑漆大门，拳头大的密布铜钉，也失去了昔

日的光彩。

龙步云跃身下马，除去头上的风帽，露出那张略见髭须，略见清瘦的脸，深锁着双眉，怔了好一会，才举手敲动门上的兽头铜环。

大门启处，钻出一张惊喜交集的脸。

且没有招呼龙步云，却先回头大叫：“少主回来了！”

这才拉开大门，给龙步云行礼。

龙步云拉起面前的老苍头，他几乎是认不出眼前这位显得十分苍老的老人家，他带着惊讶地说道：“炳忠叔！是你吗？我们很多年不见了，你还好吧？”

老家人炳忠立即又双膝落地，叩头说道：“少主！你回来就好！回来就好！”

这时候一阵脚步声，从后面越过天井，来了一大群人。

龙步云一见，撇开老家人炳忠，抢步上前叫道：“姊姊！是我，步云回来了。”

步云的姊姊龙玉珠也奔上前，双手把住步云的手臂，泪流满面，凄然叫道：“小弟！你可回来了！你为什么到现在才回来？”

龙步云刚叫得一声：“姊！”他停住了。他看到大姊玉珠浑身黑衫，发髻上插着白绒球。他的心一震，急着摇撼大姊问道：“姊！你怎么……娘她老人家还在吧？”

玉珠泪流不止，摇着头说道：“小弟！你随我来！”

她走得很快，穿过二堂，通过一道天井，推开中堂的格子门，玉珠就扑上前，匍匐在地，嚎叫着说道：“娘！小弟回来了！他平安地回来了，您老人家可以安心了！娘！”

龙步云一看，中堂供着牌位上写着显妣龙母潘太夫人灵位。

龙步云顿时有如万丈悬崖失足，一声惨嚎：“娘！”人顿时摔倒在地上昏晕过去。

吓得众人一阵忙乱，灌水的灌水，掐人中的掐人中、捶背的捶背，半晌，龙步云悠悠醒过来，倏地一个翻身，爬到供桌之前，嚎哭叫道：“娘！儿子不孝，没有侍奉膝下，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能看到，罪孽深重，儿子万死也不能赎罪。”

龙步云一口气不停歇地哀叫着“娘”，姊姊玉珠也陪在一旁哭泣。有人在灵前烧纸钱、上香，步云一直哭得吐血。

姊姊玉珠搀着步云，哭道：“小弟！你要节哀，娘在地下有知，不愿意看到她的儿子哀伤坏了身子。”

玉珠把弟弟步云搀回到原来住的卧房，有人送来汤水。

龙步云不漱不洗、不吃不喝，他暴躁地挥退了所有的人。

玉珠劝道：“小弟！回来就好，一切事情总得慢慢地来，龙家寨五百多户人家，今后就看你来主持这里的一切。至于娘……”

步云说道：“姊！对不起！现在我什么也听不进去，我的心里很乱，让我一个人静一静，有话明天再说，明天，我有太多的话要请问姊。”

玉珠点点头说道：“也好！你先多休息，千万记住，不要哀伤过度，坏了身子，娘在地下不安。小弟！记住姊的话，回来就好！”

龙步云等姊姊离开以后，关上门，放下窗帘，下雪的天气，阴霾潮湿，天暗得早。

他躺在床上，呆呆地望着屋顶，在心里一直在想着一个问题：“娘怎么会这样死去？怎么会？怎么会呢？是意外吗？是什么样的意外？”

他盘旋在心中的就只有这个问题：“是什么样的意外？娘的身子骨是那么康泰，娘的为人又是温婉善良，驭下宽厚。龙家寨不是江湖帮派，扯不上江湖恩怨，为什么？为什么……？”

想着想着，人从床上跳起来。

他不明白自己要如此地苦苦思考？只要问姊姊玉珠，想必就立即获得答案，甚至于问炳忠叔，这位跟随龙老爷子长大的老家人，也可以获得答案。

纵使他不问任何人，熬到明天一早，自然也会有人告诉他。

可是他偏偏要如此将自己关在房子里，苦苦地煎熬着自己。那大概是只有一个原因，他要确定十年的思念，娘是思念他这个儿子积忧成疾，郁郁以终。他是罪孽，他是祸首，他不要任何其他的原因，来减轻他内心的罪愆！

夜深了。龙步云忽然拉开房门，悄悄地走到中堂，他跪在灵位之前，合掌仰头，喃喃地问道：“娘！儿子来迟了，这是做儿子终生难以释怀的遗憾！娘！请你告诉我，你不是其他任何原因，使你意外过世，只是思念你这个不孝的独生儿子……”

忽然，龙步云心神一凛，以他现在的武功，二十步以内，飘花落叶也难逃他的耳朵。

倏地他就地一个伏身，闪电飘身一跃，从格子门半掩的门缝中，穿身而出，扬掌悄声叱喝：“什么人！半夜在这里鬼鬼祟祟的！”

他的掌还没有落下，来人已经身子一软，倒了下去。

龙步云顺手抓住，不觉失声叫道：“姊！是你呀！”

龙玉珠张口结舌，结结巴巴地叫得一声：“小弟！你……”

人吓人，会吓坏人。龙玉珠当时吓得脸色灰白，冷汗沁额。

龙步云将姊姊抱进中堂，拨亮灵前的油灯，直抱歉地说道：“姊！对不起呀！我真的没想到是你，吓着你了？”

龙玉珠喘着气说道：“小弟，你方才真的吓坏我了。我每天晚上都要到娘的灵位前添油上香，突然看到你这么一闪人影，我还以为……”

她说到这里，突然把话缩住。

龙步云紧追着问道：“姊！你以为是什么！”

龙玉珠没有说话，从椅子上挣扎着站起来，走到灵位前，添油上香，然后深深下拜，口中说道：“娘！小弟回来了！你交代的事，我一定跟小弟详细的说清楚，娘！您放心吧！”

她站起来，回过头，只见她泪流满面。

龙步云伸手抓住姊姊的手，盯着看她，几乎是一字一句地问道：“姊！告诉我，娘是怎么死的？”

龙玉珠流着眼泪说道：“小弟，娘留给你有一封信，看了信你自然会知道。”

她从身上摸出一封书简，簪花小楷可以看出是娘的亲笔，也可以看出写这封信的时候，龙夫人的情绪是十分平静的。

龙玉珠捏着信，认真地说道：“这封遗书，我一直留在身边，没有任何人知道娘留了这封信给你，除了这封信，娘没有任何留言。”

她将信递到龙步云的手里，龙步云捏住信，整个人在微微颤抖，他几乎是咬着牙问道：“娘不是病死的？是不是？姊！”

龙玉珠咬着唇，流着泪，点点头。

龙步云紧接着问道：“娘也不是被人害死的？是不是？否则她写不出如此工整不苟的字！”

龙玉珠又点点头，但是，她的泪水流得更厉害，抽泣哽咽，说不出话来。

龙步云的情绪沸腾了，他瞋目叫道：“是谁？是什么人害死我娘？娘是那么样的好人，为什么还会有人害她？是谁？到底是谁？姊！告诉我！”

龙玉珠摇着头哭道：“我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。”

龙步云说道：“姊！你不是小娃儿等辈，龙家寨的事，你没

有不知道。娘被人害死这么重大的事，你岂能不知道？”

龙玉珠哭着说道：“就在大年夜的前一天，大家都在忙着过年的时候，突然有一匹马跑到大牌楼前，马上的人穿着一身青衣短打……”

龙步云插嘴问道：“姊！你见到这人吗？”

龙玉珠摇摇头拭去眼泪说道：“没有。前面的事都是炳忠叔照应的，事后也是炳忠叔告诉我的。”

龙步云问道：“这人进寨没有？”

龙玉珠答道：“没有。来人在大牌楼前下马，然后在大稻场为炳忠叔拦住，来人问明了炳忠叔的身份，很恭敬地从身上取出一封梅红色的封套，双手递给炳忠叔，很有礼貌的躬身告退，在大牌楼前上马，疾奔而去。”

龙步云问道：“姊！除了炳忠叔还有谁见过这梅红色的大封套？”

龙玉珠答道：“我！是我交给娘收下的。”

龙步云立即追问道：“这封套上写的是什麼？”

龙玉珠说道：“十分工整地写着：奉上龙家寨主人亲启拆封。”

龙步云嗯了一声，低头沉思。

龙玉珠继续说道：“自从早年爹过世后，娘就是龙家寨当家作主的，这封信自然是送给娘。娘接到这大红封套以后，显然是很不高兴。”

龙步云抢着问道：“怎么说？”

龙玉珠说道：“娘接到这大红封套，并没有拆开来看，放在桌子上，呆了一会，然后说声知道了，就挥手让我离开。”

龙步云问道：“姊，你是龙家最聪明的人，你可看出这大红封套有什么异常之处吗？”

龙玉珠摇摇头说道：“是个很平常的拜帖封套，如果说有异常之处，那应该是娘。”

龙步云立即追问道：“这话怎么说？”

龙玉珠说道：“自从收到那大红封套之日起，娘便深锁着眉锋，闷闷不乐，饮食也自失常，而且接连几天，深夜不寐，房里灯火未熄，而且还可以听到娘在不经意时的叹息。”

龙步云问道：“娘从来也没有跟你提起什么？姊也没有向娘问起什么？”

龙玉珠说道：“我问过娘，是不是有什么难处？娘立即轻松地说什么也没有，但是，她又说了一句话，她说有再大的难处，也不能落到你们头上来。直到正月初七，娘……死了……十分突然，没有病，也看不出是自裁……”

龙玉珠又伤心地哭了起来。

龙步云问道：“没有任何遗言？”

龙玉珠泣着说道：“留给你的一封信，还有给我以及炳忠叔一封信，要炳忠叔好好照顾龙家寨，一切等你回来。信后写了一句：只恨未见云儿！小弟！娘留给你的信上写了什么呢？”

龙步云沉重地说道：“姊！你一开始说得不错，娘是被人逼死的，逼得她走投无路，最后她是自杀死的。只可恨我不在家，如果我能早一个月回来，这件坏事就不会发生。唉！总归我是不孝之子。”

他重重地捶着自己的头，泪水从眼眶里流出。

忽然，他想到一件事：“姊！那大红封套现在那里？”

龙玉珠摇头说道：“事后我也想到这大红封套，看看里面写的到底是什么？可是我找遍了娘的房间，就是找不到。”

龙步云沉思不语。

龙玉珠说道：“小弟！娘留给你那封信呢？”

龙步云从身上拿出来，当他再度看到“留付云儿”字样，他忍不住又怆然流下眼泪，拿在手里颤抖不止。

龙玉珠说道：“拆开来，说不定里面可以得到一些蛛丝马迹。从这封信的字迹可以看得出，她老人家走得十分平静，她一定有所交代。”

龙步云拭去泪水，点点头，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，里面是龙夫人平日习惯用的暗花宣纸专用笺，信笺的右下角，还有一朵刻印的莲花，那是龙夫人生平最喜爱的花，取它出于污泥而不染之意。

信里是簪花小楷，一笔不苟，内容却是十分简单。

“云儿知悉：久盼不归，日夜思念。有两件事盼儿不负为娘所望。

第一，不要追究娘的死因，世间事，本有许多无奈，为娘不得不走上这条路。

第二，你要尽快选一佳偶，龙家一脉香烟，将要靠你继承，此事不可推宕。

母字”

这封遗留下来的信，使龙步云非常的失望，不但没获得任何蛛丝马迹的线索，而且也没有母子情浓的词句。这样的一封临死前的遗言，只是要儿子不要追究死因，并且要儿子尽早娶媳妇，这算什么？叫人难以置信。

不过，从这封信里，龙步云也有所获，至少可以证明，娘的自裁是迫于无奈，这无奈必然是来自外力。

问题是：“外力”是来自何方？

如果龙家寨是武林中的门派，是江湖上的帮会，就可以从江湖恩怨着手清查。

事实上龙家寨与武林江湖毫无渊源，龙老爷子生前是一位

以耕读传家仕绅，龙夫人更是一位知书达礼的贤妻良母，没有任何恩怨与她扯上关系。

如此有什么样的无奈能让龙夫人活不下去？太不合乎情理。

龙步云将信递给龙玉珠。

龙玉珠看了以后，问道：“小弟！这信，你可看出什么问题吗？”

龙步云沉吟了一下，说道：“姊！只有一点，娘是被迫而死。再想想你说的，那大红封套是个关键。”

龙玉珠说道：“可是娘为什么要你不要追究这件事？这又代表说明什么？”

龙步云脸色非常沉重，突然，他从龙玉珠手上拿过那封遗书，淡淡地说道：“夜真的深了，有话明天再说，姊！请去安歇着吧！”

他只对龙玉珠点点头，便迳自回房去了。

翌日清晨，龙玉珠正招呼厨下准备早饭，他们在后进厢房，有一间小餐室，那是当年龙老爷在世时，喜欢和妻子儿女共同用餐的地方。

龙玉珠安排龙步云回家后的第一餐饭，在这间小餐室用餐，是有用意的，让昔日的亲情，能很快恢复龙步云对这个家的归属心意。

早餐是龙家传统的，山芋煮稀饭，四碟小菜，说明龙家勤俭持家的家风。

龙步云坐定以后，便命人请炳忠叔。

龙玉珠原以为姊弟两人可以好好谈谈，如今他要请炳忠叔，自然也不便阻拦。

三个人默默喝着稀饭，偶尔只是炳忠叔说几句：“昨天睡得稳吗？”“雪晴了要到祖坟上走走”，“看上去气色很好”之类的

话。

饭后，龙步云突然站起来向炳忠叔和龙玉珠说道：“炳忠叔！姊！你们两位请受我一礼。”

他果然双膝落地，行了个全礼。

吓得炳忠叔也跪在地上，结结巴巴地说道：“少主！你这是做什么？岂不折煞老奴吗？”

龙玉珠也有些慌张失措，伸手赶忙拉起龙步云，带着责备地说道：“小弟！你这是做什么？有什么话你随便怎么说，你……你这样做，真的吓人一跳。”

龙步云从容地行过礼，站起来说道：“这次娘的丧事，全都是炳忠叔一手操劳，姊一个人承担了失母的悲痛，我这个做儿子的是既惭愧又感激，这是我应该向炳忠叔和姊致谢的。”

龙玉珠奇怪地问道：“小弟！你今天是怎么啦？我们是一母所生的同胞姊弟，说什么谢呀谢的，你不觉得不伦不类吗？还有……”

她指着炳忠叔。“炳忠叔是看我们从小长大的，他是爹的好兄弟，是我们的爷叔辈，以他在龙家寨的关系，娘的丧事，他不能不尽力。小弟！说这些话是不是太过份了？”

龙步云没有理会龙玉珠的话，他很认真地说道：“今后的龙家寨，还要请炳忠叔帮助姊，尽力的维持下去。这是爹娘的一点心血基业，也是龙家寨五百多户人家赖以生存的根基，我们不能不管。”

龙玉珠接着说道：“对呀！小弟回来了，自然是你的责任。”

龙步云断然地说道：“不！姊！我今天就要离开龙家寨。”

龙玉珠一惊，她不能相信自己所听到的话，立即追问了一句：“你……你说什么？”

龙步云从容地说道：“龙家寨的事，有姊和炳忠叔，足可以